

◎盛世华光

摇床上的故事

何建明



个孩子。”
“27个?!这太神奇了！我不由惊呼，忙问：“他们跟你和你家是什么关系？”

“他们都是我的哥哥姐姐和弟弟，甚至还有比我辈分小的亲人，只不过他们并不是我妈妈生的。”海拉提说这话时满脸春风、满面自豪。

下面说的就是这台“摇床上的民族传奇”故事——

“我家兄妹6个，我排行老四。小弟弟海拉提出生时，我已经6岁，爸爸上班忙，妈妈做家务，还要带几个孩子，挺忙碌的，那时我经常帮大人摇床边照看弟弟。”这话是海拉提的哥哥居来说的，在乡自然资源所任所长的他，听说我到了他家，专程从单位赶回家。有关摇床的事他比弟弟知道得更多。

“大约弟弟在摇床上不到一年，我家邻居王具珍家的儿子周海洋出生了，他们来我家借床睡。妈妈对我说：你弟弟快学步了，我不太需要摇床了，借给人家用吧！我就放了手。”居来说道。“后来没多久，摇床又回到了我家，而一起回来的，还有比我弟弟还小1岁的周海洋，听妈妈说他家人工作忙，没时间照顾周海洋，所以我妈妈便把周海洋放在我们家。我和弟弟特别高兴，夹着尿布的弟弟学着我的样，也躺睡在摇床上的周海洋摇床。他俩一起长大，周海洋成为我妈的干儿子，而我弟弟海拉提也成了周海洋妈妈的干儿子。”

“慢慢，有点绕。”我赶忙打断居来说的话，问坐在一旁的海拉提怎么回事？海拉提虽然已是40多岁的哈萨克汉子，但很腼腆。听了我的话，两眼竟然红了起来，说：“我妈妈去世得早，所以我跟周海洋从小一起长大，他下面还有两个弟弟，都是躺在我家的摇床上长大的。我经常到周海洋家，不是一起玩耍，就是跟他一起陪伴摇床上的他的弟弟，他的弟弟也慢慢成了我的弟弟，我跟他家5个兄弟简直就是亲兄弟。所以他们的妈妈，也像我的妈妈一样。”

那天围着我的乡亲们很多，他们七嘴八舌地跟我说着海拉提和周海洋一家的事儿。周海洋家是汉族，哈萨克族的海拉提到周海洋家没有半点见生，经常在周海洋家吃住，而汉族妈妈王具珍也不把海拉提当外人，海拉提和周海洋稍稍大一些她就领着他们去放牧、割草、骑马。“有一年夏天特别热，那时海拉提应该有10来岁了，这孩子穿着一双军绿色球鞋，一看就知道有多别扭。那天我在周海洋家看到王具珍大姐一把将海拉提拉到怀里，让他坐下，拿出一双新纳的黑布鞋，对海拉提说：换这鞋穿吧，大热天的，不能把脚捂坏了！说着就帮海拉提脱了球鞋，将新布鞋套在海拉提脚上。穿着舒适鞋子的海拉提流出了眼泪，他跪在王具珍面前连磕了3个响头，说：‘阿姨我谢谢你。我现在穿了你的鞋，就是你的儿子了，让我叫声妈妈吧！’王具珍愣了一下，后来反应过来，一把将海拉提搂在怀里，说：好好

好，我做你妈妈，我做你妈妈！那场景我是亲眼所见，被海拉提和周海洋一家的真情感动得直掉眼泪。”同村的一位回族大妈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了这个故事。

“后来王具珍大姐经常在我们面前说：她自己生了5个儿子，现在多了一个海拉提，变成6个儿子，六六六顺！王大姐还特意在海拉提起了个哈萨克族大意的名字：哈浪。”哈浪，“哈”代表哈萨克族，周家孩子名字中都带“海”字，这“浪”就代表是周家的儿子之一。

“我哥哥这人特憨，你说你是不是也挺喜欢这个名字的？”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的周海洋，拍着海拉提的肩膀说。他俩真的亲如兄弟。

“这两人从小到大，亲到分不开的地步，比我这个兄弟还要亲哩！”一旁的居来说有些嫉妒地说，引得在场一片欢笑。

“这得感谢你们家的那台摇床，是它拉近了我们两家的情谊，也让海拉提成了我的好哥哥！”周海洋说。

“我妈妈对我太好了！”海拉提一提起周海洋的妈妈，就会双目噙泪。他回忆说：“我从10岁开始，穿了10年妈妈纳的鞋。那个时候正值长身体的时候，我又是爱动的男孩子，穿鞋特费，前后至少穿烂了20双妈妈纳的黑布鞋。1999年年底我应征入伍，离开家乡的时候，妈妈专门为我送别，她把两双崭新的黑布鞋给我放在包袱里，还用一块手绢包了100元钱塞到我手里，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到部队后要听党的话，听首长的话。我的战友见了好羡慕我，都说你妈真好。他们哪里知道，我这个妈妈并非是我的亲妈，但她对我这么亲。”

周海洋接话道：“我哈浪哥不简单啊，他到部队5年，受到6次嘉奖，两次被评为优秀士兵，而且在第三年还光荣地入了党。他很牛！”
“都是妈妈鼓励的结果。”海拉提说，入伍5年后，他退伍回家，便忙着找工作和上班，一晃就25岁了，同龄的青年都结婚成家了，唯独海拉提还是单身。这可把王具珍急坏了，于是忙碌着到处给干儿子物色对象。经过一番张罗，一位叫阿米娜·阿斯卡尔别克的美丽哈萨克姑娘成了海拉提的心上人。结婚那天，王具珍以海拉提的妈妈身份出现在主席台上，并跑前跑后热情周到地关照新娘和新娘家的亲友。海拉提说到这事时有些哽咽了：“我的亲生母亲去世早，没有能看到我结婚的热热闹闹，但我有汉族妈妈给了我完整和最美好的结婚祝福。”

周海洋说，2010年，海拉提的儿子出生，小摇床又回到了海拉提家。“两年后，我的儿子出生，摇床又到了我们家。一转眼，我的儿子和哥哥海拉提的儿子也成了天天‘腻’在一起的小伙伴！”

一台摇床，让哈萨克族的海拉提家和汉族的周海洋、王具珍家的三代人之间结下了不是血缘胜似血缘的亲人关系。

居来说这样比喻：这台摇床让我们与周边几个民族的乡亲们像石榴籽一样亲密

联结在一起。“很多时候，我遇到一个不认识的人，突然他会拉住我的手，非要让我到他家吃饭喝酒。我问为啥？人家就说：我们是亲戚呀！再仔细一问，原来他或她也是睡过我家那台摇床长大的！”居来说。

海拉提说，他作为爷爷和父亲留下的老宅的继承人，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家里突然进来一位不相识的人，冲他叫“哥哥”或者“叔叔”“伯伯”，摸不着头脑的海拉提问个究竟，人家原来也是睡过他家的摇床呢！

去年秋，海拉提遇见一位从山东来的“哥”，说他离开九间楼20多年了，如今日子富足了，回来想探望他的哈萨克族“妈妈”，也就是海拉提的妈妈。“我没有见过，也没听妈妈生前说过她还有一个儿子。但人家是千里迢迢、几经周折才找到我们家的，这份真情我怎么好拒绝？再说我的这位哥出生后一直寄养在我家，一两岁时就是在摇床上度过的，因此对我家、对我妈、对摇床的感情终生难忘。就这样，我除了陪这位远道而来的哥哥去我父母坟头祭祀外，还带着他在如今焕然一新的我们家乡转了好几天。那几天他吃住在我家，说他仿佛回到了幸福的童年。”海拉提说。

“他家呀，就跟过去他妈妈在世时一样，总是热热闹闹的。我们那个时候工作忙，没时间照顾娃儿，就把娃儿往海拉提妈妈那里一放，他家就成了义务托儿所，孩子多的时候有十几个，海拉提的妈妈就成为‘孩子王’。从海拉提的爷爷那辈开始，全家人都特别好客，心地又善良。”一位叫张玉秀的大妈无不感激地说。

陪我的九间楼乡干部告诉我，他们乡有汉、哈萨克、蒙、回、维吾尔等10多个民族，海拉提家的一台摇床，不仅至少有不同民族的27个孩子使用过，而且由摇床引出的“故事外的故事”不胜枚举。

现年57岁的蔡忠福和同村的回族村民王正海这对年龄相差10岁的邻居，则因摇床有了另一份“兄弟情缘”。小时候他们都是由自己的哥哥姐姐陪着在海拉提家的摇床上度过的。长大后的王正海与村里的孩子们一起放牛、割草、捉迷藏，他得知比他大10岁的蔡忠福与他一样也睡过海拉提家的摇床，两个男孩慢慢地成了形影不离的好伙伴、亲兄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蔡忠福和王正海先后成家生子。2012年，他们所在的黄渠村新建养殖新区，蔡忠福与王正海先后搬入小区，竟成了门对门的邻居。“哥——”“弟弟——”这两兄弟天天一声哥一声弟的亲热劲，令人羡慕。

那年夏天，王正海的母亲胆管发炎，蔡忠福听说后，立即开自己的车子，及时将王正海的母亲送到医院。“那个时候我正在发展养殖，口袋里的钱全部买了牛羊，是忠福哥帮我母亲治病，承担了全部费用。他不仅救了我母亲，其实也救了我全家。”王正海说。

2014年，王正海开起农家乐，一时缺人手，蔡忠福的妻子就成了免费“钟点工”。2016年，蔡忠福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加上家里的种植面积大，农忙时忙不过来，王正海就成了他家的帮手。

岁月匆匆，一晃10年。王正海和蔡忠福肩并肩地告诉我：“我们两家从来没有红过一次脸，拌过一次嘴，春节一起包饺子、古尔邦节共同炸馓子。我们就是一家人、兄弟俩！”

“一切情分，缘于海拉提家的这台摇床。”王正海拉着蔡忠福的手，来到居来提和海拉提前面，毕恭毕敬地异口同声说：“哥哥，谢谢你们了！是你们让我们成为一对亲兄弟、好亲戚，你们也是我们的亲哥哥、好哥哥！”

如此类似的亲热场景，在海拉提家似乎每天都可能发生。而我知道“摇床的故事”在九间楼乡总也讲不完……

“城市”与“乡村”是21世纪中国最关键的两个词了，它们意味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塑造了辉煌的中国文化，而乡村文明则是其中最成熟的结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中国乡村文明的研究，至今成为经典，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乡土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以至于当代中国许多名扬海内外的作家，无不是靠乡土、乡情、乡愁来支撑作品的。

进入21世纪之后，乡村振兴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话题，而城市的同质化与乡村的空心化也是人们亟待解决的难题，需要新的实践和新的经验。带着这样的问题，我来到了晋江，听说这里有成熟的晋江经验。

晋江是福建泉州下面的一个县级市，虽然没有去过晋江，对晋江的印象还是有的，那些著名的体育运动品牌都出自晋江，这次去参观的安踏就是其中之一。因而在我印象中，晋江是一座非常现代的城市，体育是现代社会的的一个重要特征，体育用品的大量生产和出口，说明晋江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地位。

在晋江短短的几天，我确实领略到这处体育城市的魅力，建立在江边的气势雄伟的体育馆，随处可见的塑胶跑道，还有那些方便的全民健身器材，可以说在全国县级市首屈一指。晋江的体育馆使用率非常高，晋江每年都要举办上百场村级篮球赛、10多场国际性或全国性的体育赛事。最牛的是，晋江成功获得第18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举办权，将成为全国首个承办大型国际综合赛事的县级城市。“将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融入每个人的生活”，这是安踏运动品牌的理念，也是晋江这座城市的城市写照。

晋江既为我们展现现代化高光的一面，又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那些历史遗迹和文化遗址以及保存完好的诸多美丽村落，让我很惊讶。

在晋江博物馆里，我看到明代书法家张瑞图的展览，在惊喜之余想到张瑞图的书法真迹之余，没想到他居然是晋江人，一下子让我对晋江这块土地刮目相看。张瑞图在明代的书法家里地位极高，与董其昌有“南张北董”之谓。之前只知道晋江经济发达、市场繁荣，没想到历史上还出过如此功力深厚、风格独特的大文人。

惊喜还在后面，之前知道弘一法师晚年居住在泉州，在泉州多处寺庙里也看到他的墨宝，还知道他生命的最后一站也在泉州，没想到他居然三度住锡晋江草庵。草庵之名，非常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其环境也是地如其名。李叔同作为受过现代文明影响的的中国传统文人，其价值观、艺术观对后世影响很大。

草庵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摩尼教遗址，坐落在竹林深处，攀阶而上，便可以看到弘一法师题写的“草庵”二字，还有那副著名的对联：“草积不除，便觉眼前生意满；庵门常掩，毋忘世上苦人多。”这悲悯的情怀和入世又出世的精神，着实是一代大师的风范。一座现代化城市中有，有这么一个沉入时间深处的文化遗址，能让城市不会变得轻浮而浮躁。

城中村，是很多城市的短板，容易简单地一推了之，盖盖高楼大厦就算完成老城改造。晋江也有座城中村，叫“五店市”，历史悠久，房屋破旧，起初是城市建设的一块膏药，粘在城市的中心，又不能轻易地剥离。五店市历史悠久，唐开元年间就存在。这样的文化地标当然不能轻易淹没掉。晋江人的文化情怀在五店市这个城中村的维护改造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五店市如今建成一个文化街区，老房子、老街道被完整地保护下来。如今的五店市和今天日常生活、文化生活成功地对接了，在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到晋江昨天的历史烟云，还可以欣赏到活着的“记忆”。那天晚上，游人如织，我目睹了掌中木偶、南音和高甲戏，虽然都是片段，但能让你觉得这些农耕文明的种子像庄稼一样依然在发芽、开花、结果。五店市，也成为名副其实的晋江的城市会客厅。

梧林更是一个奇妙的存在，它入选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远远看去确实是一个村落，周围还有很多庄稼地的存在，但进入村中之后发现别有洞天，村中有城。这座村庄和中国很多的乡村一样，基本以一两个大姓为主，像闽南的榕树一样，根系发达，枝叶繁茂，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梧林的村民几乎全是蔡姓，这里是著名的侨乡。几代人下南洋打拼，有了钱以后，回到故里盖了房子，这就形成了独特的乡村景观。周围是农田，但村子里却拥有一群西洋建筑，据说有99家之多，漫步其中，你会以为是一个都市的街头。这些建筑不仅记录了晋江华侨漂洋过海爱拼才会赢的精神，也是城市文明和乡村精神的融合。村里有一家非常洋气的咖啡馆，我在这里品尝一杯咖啡，早就忘了城市和乡村的界限，乡乎？城乎？

晋江依山傍水，背靠大山，面向海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在这里交汇，现代化这头怪兽被晋江人驯服得柔软起来，不那么张牙舞爪，而传统文明的家底子没有被抛弃，在灌注了新的气息之后，又焕发出勃勃生机，城市有了魂，乡村有了神。



晋江五店市建筑

晋江的城与村

王 干



醉卧满陇桂雨中

王传利（美国）

因新冠肺炎疫情，几次想去满陇桂雨赏桂却始终未能成行。去年夏末临美国前，朋友们都说，你来得正是时候。我们带你去赏桂花。被朋友们渲染得香气四溢的桂花曾经不止一次出现在我的梦中。

眼看又到了秋风凉爽的时节，我几经辗转，终于到达杭州西湖湖畔的满陇桂雨。在一个艳阳初照的早晨，我们驱车沿西湖而行，直奔满陇桂雨而去。一路上，西湖名胜一个接一个地从眼前闪过。朋友们说，时间充裕，完全可以先去看一看。我说，建筑景观随时都可以来看。花木就不同了。花开一季，草木一秋，时不我待呀。说话之间，隐于薄雾中的南山渐渐清晰起来，一阵阵飘忽不定的暗香在不

知不觉中潜袭而来。还没有见到桂花，已经闻到四处弥漫的香气了。我没有见过桂花，完全想象不出桂花的样子。即便凭借那些已经背得烂熟于心的歌咏桂花的诗句，也全然描绘不出桂花的容貌。

渐渐地，青翠如黛的南山烟霞岭横亘在眼前。车到南山脚下停稳，我第一个下了车。沿山坡小路拾级迤迤而上，一棵棵桂树呈现在眼前。我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从花间释放出来的花香已经令我有了几分醉意。亮绿色的椭圆形叶子呈对状生长，簇生的花序从叶腋之中钻出，米粒般大小的桂花由5个管状花瓣联合组成。就是这些精灵般的小花朵竟然释放出让人如醉如痴的芬芳，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又妙

不可言。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宋代洪适的诗句：叶底深藏粟蕊黄。当我倒退几步再看眼前的桂花，不禁在心里赞叹洪适对桂花的描绘竟是如此精准。站在桂树下，我凝神定意，细心捕捉着弥漫在空气中的浓郁花香。桂花在开放时，它的芳香清冽袭人，浓烈远逸。无论是在近处还是在远处，都能被它独有的馨香、被它那带着丝丝甜蜜的幽香所笼罩，美妙之处使任何语言的形容都变得苍白无力。闻到那逸雅的幽香时，无人不感到神清气爽，乃至不能自持。

桂花有迷人的花色吗？显然没有；甚至它的样子也并没有任何引人之处。它没有牡丹国色天香的雍容华贵，也没有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更没有梅花历经霜

雪而不凋谢的傲骨，也不会有水仙凌波超然物外的清逸。那么，究竟什么是桂花的迷人之处呢？当然是它挥洒在空气中经久不散的优雅香气。桂花的花朵是那么渺小。可是有谁能见它呢？花有花魂。桂花的花魂就是它的花香。当它的花期一到，隐藏在枝叶间万花如绣的小花朵吐露出迷人芳香，甚至在十里之外都能在它的香气覆盖之下。诚如唐代宋之问《灵隐寺》一诗所写：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真个是独占三秋压众芳啊。忽然间，一阵轻风吹来，桂树上扑簌簌地落下一阵桂雨，树下的土地一瞬间就染上了一层茸茸的金黄色。我因眼前的芳华迷失了路途。这等的好去处又哪里能寻到呢？于是，我仰卧在这桂花树下，任一如雨的桂花撒落在我的身上，我在不知不觉中入睡了……

等我醒来时，重新找到上山的小路，悠悠然回头，却见远远的斜坡上一片片的丹桂花开得正艳，犹如一抹朝霞把东边的天际染出一片红彤彤的颜色。

于是，我继续前行，把自己淹没在桂花的海洋之中。